

去年五一节前,老陈附耳对我说:你有多少钱?全取出来炒股!

这年,我是在追悔莫及的状态中度过的那20多万有点像《汤姆和小吉瑞》中吃了怪药的猫,膨胀着身体在我眼前飘来飘去,至少涨到80万了吧,有人说应该有200万……

三年前的五一节,我把位于北京“三元桥”边上的“时间国际”卖回给开发商。我买进时价为7300元左右,开发商的姐夫是我在体育圈里的朋友,高德公司的副总,当时因为一个公司要把“时间国际”全盘下来,所以找刘总来说服我们,“每平方米加500元,卖回给我们吧”,想了想自己高额的按揭负担,迟疑着答应……现在“时间国际”的单价是17000多元。

两个五一劳动节,多少钱与我擦肩

极致美丽的东西大多有毒,就像绚丽的罂粟,纯净的曼陀罗。电视剧《狼毒花》主人公常发就是这样一个人具有两面性的人,他的性格彪悍威猛,总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做事,他的鲁莽常常引来麻烦,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粗犷汉子,你不能不说是他的内心是真诚和热情的,他仗义忠孝、疾恶如仇、除暴安良。本剧用这种毒草的名字来命名主人公常发,真是实至名归。

在常发心里,并没有爱情这个词。在他眼里,女人和酒一样,所以他用睡来评判自己对一个女人的感情。他自己也常这样说,他睡过的女人记不清了。他说,梅子是他入新四军之后睡过的第一个女人,而陆佳萍却是个他想睡却不敢睡的女人。

常发有一身好本领,铁骨铮铮。当过土匪,杀过许多鬼子,曾被国民党请去当过团长,最后他跟了共产党,从营长一直当到了警卫员。他的脑海里并没有太多的党纪约束,他对共产党的顺从,只是出于一种纯感性的判断,觉得共产党抗日杀鬼子比国民党好。被常

实际上,凯旋门是我们到巴黎之后参观的第一个名胜古迹,这座1806年由建筑师夏尔格兰设计的建筑,代表着法国太多的伟大和光辉。在凯旋门的墙壁上,我看到了由鲁德创作的浮雕《志愿军出生》和《马赛曲》。看着凯旋门前那终年不熄的无名的火焰,我的耳边响起了《马赛曲》的旋律……我们渴望珍贵的自由,决心要它为它而战斗……1885年雨果去世的时候,他的遗体就安放在凯旋门前,供人瞻仰,有五十万的巴黎市民走上街头哀悼他。我不知道,在法国的历史上,还有几个人能与雨果相比,拿破仑?戴高乐?可能吧。但我知道路易十六的尸体也曾经停放在巴黎的街头,不过那是在协和广场,而且他的尸体是从断头台上抬下来的。

协和广场修建于1757年,在这里曾经上演过一次次血腥的暴力事件。在法国的恐怖时期,曾有1200多人在此被送上断头台,这其中包括路易十六,还有那个劝没有面包吃的饥饿市民吃奶油鸡蛋卷的皇后玛丽·安特瓦内。在协和广场靠近美国大使馆的一



自由驰骋 巩伟 摄影

布谷鸟 站在杏树上 杏儿黄 麦子熟 一群孩子 沿着麦地追逐 欢快的叫声 在麦上飞 孩子们累了 爬到杏树上 坐在树丫

《七夜雪》是一个人物简单,事件也并不复杂的故事。与过往概念里不少男性武侠向的鸿篇巨制相比,它显示出向内的力量。当国家历史、天文历算、儒道医卜、门派罗列不再是露才扬己的重点时,那么,只有简洁的邪——西域——大光明宫,正——中原——鼎光阁,就构成了沧月要的江湖平台。

沧月,是一个“残忍”的作家。唯如此,她能克制情绪,怀着

地址: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:450006 电话:2519

股市是瞎猫,楼市是死耗子

李承鹏

过了中国人民储蓄总值,也就是说银行都保不下了,我们突然变得很富有……与此同时,上海广州都传出房子降价的消息,楼,卖不动了,任志强天天写博客攻击政策,不像整拜,倒有点爽了,而潘总在博客里写到“每日都要感恩”这

样特不符合角色性格的话。是去炒股,还是去炒楼?这是一个问题。像中国这样一个特别没有游戏规则的地方,你很难想象下一步是哪个行业就火了,就像前几年甲A成为城市英雄,这两年“好男”成为时尚尤物。我觉得现在的股市有点像一只活蹦乱跳的瞎猫,在好多年没捕到食后,有一天一不小心就叨到了一条大鱼,但它只是

发睡过的女人梅子,后来到部队里来找常发,部队领导让他和梅子成亲,常发却说,妈妈,睡女人还要负责任,不如喝酒……

梅子死后,常发像变了一个人的似的,他再也不提睡女人,鼓励陈发海去追陆佳萍,挽留吴达子送给他的女人。当他又遇到梅子的孪生妹妹夏雨时,差点儿就动了喜欢的念头,但是最后他对自己说,夏雨毕竟不是梅子。随着剧情发展,谁都希望常发最后和夏雨结合,但是常发执着去为梅子做什么。他说,他答应过梅子,再也不让任何女人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了。

此时的常发,让人感到心酸,充满了殉难者的悲壮。它让我们明白,所谓境界很多时候是靠承受来达到的。剧终,画外音说,其实梅子是他这一生睡过唯一的女人,作者说,他不信,但他常发叔说,不吹牛怎么叫做男人。这样的结果又再一次把剧中的情感境界推向了极致。

为情守候,今生今世。试问在情感泛滥的今天,有几人能做到?

则,竖立着圣女贞德的铜像,说来惭愧,我是在两年前看过卢贝松导演的电影《圣女贞德》之后,才了解到这位出生于1412年神秘的法国民族英雄的身世的。这位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农民的女儿,在她十七岁的时候就领导军队重创英军,后来却被封建君主出卖,又被教会法厅诬为女巫,在她十九岁的时候被判处火刑。在她被烧死的25年之后,她被宣布无罪。现

凯旋门与协和广场

在我看到的竖立在协和广场上的铜像,如果没错的话,是在1920年塑造的。我静静地立在圣女贞德的铜像前,看着不远处的小说家李洱给另外一位小说家孙友友拍照,在他们的身边,从喷泉里流出的水发出哗哗的声响。在广场过去的空地上,我看到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在打网球,她们击球的动作十分的优美,但

由于哗哗的流水声,我没能听到她们因运动而发出的声音。我想,她们发出的声音肯定比我身后的流水声更悦耳,更具有情感色彩,她们使我再次注目贞德。我不知道那两个打网球的女孩是否有贞德当年的岁数,但我却知道,在法兰西的土地上,战争和血腥已经远离,从那两个打网球的女孩的动作里,我能感受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怎样的从容,巴黎不把自己交给匆忙的人/她属于做梦者/属于那些如何如何在街上/自得其乐的人……(朱利安·格林《巴黎》)尽管不停地有车辆在街道上通过,秋天的协和广场在我的感觉里,仍然是那样的宁静。我在广场一测树林里的长椅上坐下来,静静地看着我刚刚走过的协和广场。树上的黄叶穿过挤满了阳光的空间,不时地飘落下来,尽管我头顶上的叶柄离开树枝的声音十分的微弱,但我却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声音的存在。我想,这和我故乡颍河的河套里,那些我待过的树林里的落叶声有什么不同呢?

陛下,出自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。在议论帝号时,丞相绾、御史大夫劫、廷尉斯等皆曰:“昔者五帝地方千里,其外侯服夷诸侯或朝或否,天子不能制。今陛下兴兵兵,诛残贼,平定天下……”是臣民对皇帝的尊称。

殿下,出自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在谈及荆

轲刺秦王时,说:“荆轲逐秦王,秦王环柱而不意,群臣皆愕,卒起不意,尽失其度。而秦法,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(器),皆陈殿下,非有诏召不得上。”是对天子的尊称,后对亲王、郡王、太后等,也称殿下。魏晋南北朝时,天子也称殿下。

陛下,出自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。是对三军主帅的尊称,后扩大为对将领及下级对上级军官的尊称。节下、毅下,多用于国使使者。节下出自《南史·沈庆之传》。节下有节下、毅下常见于往来书信中,日常生活中,使用较少。阁下,出自《汉书·高帝纪下》。“若今称殿下、侍者、执事。”本为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一只瞎猫,走不远的,现在的股市就是当初的楼市,我一直在推算着股市跌落的一天,也许在国庆节后的某一天,太阳升起的时候,股市里传出鬼哭狼嚎。

何必和那些大户去拼呢,我们那点艰苦卓绝攒下的银子,不能被他们在一个又一个利好的消息中忽悠掉了,虽然我致力于和强哥“血战到底”,但在瞎猫和死耗子之间,我还是觉得瞎猫的瞎耗子相对靠谱一点,至少它不会跑,而那只猫,眯着它的双眼盯着它的脚尖狡诈无比来去无踪。

股市是瞎猫,楼市是死耗子,股市跌了只剩一堆废纸花儿,楼市即使再跌,还守着几间房,我们可以假装生活很豪华,于时睡东厢房,丑时睡客厅,晨时呢,可以在阳台上漫步,说:“生活其实很美好。”



市场 王建江

对长史(州、府一级的官员)的尊称,后泛指较高的政府官员,尤在官方文书中使用较多。

陛下,出自《孝经·圣治》:“故亲生之膝下。”因子幼时依偎父母膝下而得名。曾是子女的亲昵代名词。父母膝下,意指子女,而子女称膝下,则是对双亲的尊称。

博古斋

古人的几种称谓

李济通

古代,日常生活中运用最多的是足下,它出自《国策·韩策二》:“闻足下义甚高。”使用最多的是《史记·项羽列传》,在鸿门宴刘邦借如厕脱身后,“张良入谢,曰:‘沛公不胜杯杓,不能辞,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,再拜向大王足下;玉斗一双,再拜奉大将军足下!’”连用了两个足下,在古代,足下是对长者或同辈人的尊称。

轲刺秦王时,说:“荆轲逐秦王,秦王环柱而不意,群臣皆愕,卒起不意,尽失其度。而秦法,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(器),皆陈殿下,非有诏召不得上。”是对天子的尊称,后对亲王、郡王、太后等,也称殿下。魏晋南北朝时,天子也称殿下。

陛下,出自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。是对三军主帅的尊称,后扩大为对将领及下级对上级军官的尊称。节下、毅下,多用于国使使者。节下出自《南史·沈庆之传》。节下有节下、毅下常见于往来书信中,日常生活中,使用较少。阁下,出自《汉书·高帝纪下》。“若今称殿下、侍者、执事。”本为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个忍字。我会记住这两个字,等,耐着性子等,忍,硬着头皮忍。”

庶常馆三年的新翰林很是清苦,散馆皇上亲试,陈廷敬又考得第一,授了个内秘书院检讨。张汧被放山东德州做知县,心中甚是失意。陈廷敬百般劝他。张汧选了吉日,辞过师徒,赴山东去了。

月娘如今长到十五岁,已是个大姑娘了。京城离山西毕竟遥远,双方大人只得在家书中择定了黄道吉日,陈廷敬很是欢喜,忙叫翠屏把信拿来。

屏屏见陈廷敬脸上有喜气,便说:“谁是奶妈生了?”

果然陈廷敬把信交给老太爷,说:“爹,淑贤给我家添了个千金,母女平安!家父嘱我给女儿起个名字,我是喜糊涂了,您老替我想,起个什么名儿好?”

老太爷却是谦让,叫陈廷敬自己起好些。陈廷敬想了又想,道:“淑贤在家敬奉公婆,很是辛苦。我为了宽慰她,曾写过一首诗,有这么几句,人生谁百年?一愁一白老。寄语金闺人,山中长瑶草。小女就叫家瑶如何?”

老太爷听了,忙道:“家瑶,好啊!瑶乃仙草,生于瑶池,长生不老。好,好啊!”

闲话半日,张汧忽道:“廷敬,李老伯也在这里,我有个请求,万望您应允!”

陈廷敬忙说:“你我情同兄弟,不必客气,但说无妨。”

张汧道:“家有犬子,名唤祖彦,虚齿五岁,今年已延师开蒙,人虽愚笨些,读书还算发愤。”

田妈笑道:“我听出来了,翰林爷是想替儿子求亲吧?”

陈廷敬哈哈大笑,道:“令公子聪明上进,必有大出息,陈家高攀了!”

老太爷笑道:“好啊,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!廷敬喜得千金,又招得金龟婿,双喜临门!田妈快准备些酒菜,好好庆贺庆贺!”

陈廷敬同张汧陪着老太爷喝酒畅谈,说到向书大人,彼此感慨不尽。老太爷道:“世人常说任劳任怨,想您二位都不是疏懒之人,任劳任怨的,要娶的是能够任怨。那就得有忍功啊!”

陈廷敬道:“今日我送别卫大人,他教我一个等字,说的也正是爹的意思,叫我慢慢儿熬。如今爹又教我一

连 载

皮不易变得胆大妄为起来,而且毫无廉耻可言。他公然找银楼柜台上要钱,账房不给,他就砸东西。账房告到贾老爷那儿,贾老爷说了声知道了,就没有了下文。

这天,皮不易突然提出要出去见世面。贾老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贾老爷拿给他一些银两,说明是借的,并让皮不易写下了借契。不料,皮不易一脸不高兴:“什么?谁欠谁的你最清楚!”

贾老爷咬着牙说:“是我欠你的。”“那为何还要打上借契?”皮不易一脸不解。

“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。”皮不易离家后,贾老爷时时惦记着他,可他却没有捎回一个字。

突然有一天,皮不易回到了马背巷,皮不易坐在厅堂里的雕花枣木椅上,品着佣人端上来的盖碗茶,说道:“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,我可不能让人指着我的脊梁骂我忘恩负义呀。”皮不易掩饰不住地露出一股子得意劲。

“哪里,哪里,谈不上,谈不上。你长大了,懂事了。”

皮不易将头往贾老爷这边伸了伸:“老太爷,我思前想后,终于想出了一个报答老太爷您的法子,于是赶紧丢下手头的生意跑回来了。”

贾老爷觉得挺有意思,随口问道:“哦,你用什么办法报答于我?”

皮不易朝站在门外的姜月月喊道:“姜姑娘,还不快过来拜见老太爷。”

姜月月一脸的喜悦和羞怯,低着头红着脸,躬身朝贾老爷欠了欠。

皮不易介绍道:“这是我在扬州城结识的干妹妹姜月月。这姑娘心灵手巧的,我特地将她带来,想送给老爷作奴婢,代我伺候您一辈子。”

贾老爷连连推辞:“使不得,你的干妹妹,我岂能忍心使唤?”

皮不易说:“我这干妹妹父母早已去世,孤身一人,靠乞讨为生。我是看她可怜才收留她的。若贾老爷能在银楼里有口饭吃,也是她的福分了,我也就放心做生意了。”

贾老爷想了想:“既然如此,就留下她吧。”说完就让人给姜月月安排去了。

皮不易借口生意忙,连夜就走了。贾老爷顺手从柜上拿了一只银戒指送给姜月月,这在银楼里是不曾有过的。

金镶银楼生意兴隆,贾老爷成天忙得脚不沾地,很快就将银楼后

个忍字。我会记住这两个字,等,耐着性子等,忍,硬着头皮忍。”

庶常馆三年的新翰林很是清苦,散馆皇上亲试,陈廷敬又考得第一,授了个内秘书院检讨。张汧被放山东德州做知县,心中甚是失意。陈廷敬百般劝他。张汧选了吉日,辞过师徒,赴山东去了。

月娘如今长到十五岁,已是个大姑娘了。京城离山西毕竟遥远,双方大人只得在家书中择定了黄道吉日,陈廷敬很是欢喜,忙叫翠屏把信拿来。

屏屏见陈廷敬脸上有喜气,便说:“谁是奶妈生了?”

果然陈廷敬把信交给老太爷,说:“爹,淑贤给我家添了个千金,母女平安!家父嘱我给女儿起个名字,我是喜糊涂了,您老替我想,起个什么名儿好?”

老太爷却是谦让,叫陈廷敬自己起好些。陈廷敬想了又想,道:“淑贤在家敬奉公婆,很是辛苦。我为了宽慰她,曾写过一首诗,有这么几句,人生谁百年?一愁一白老。寄语金闺人,山中长瑶草。小女就叫家瑶如何?”

老太爷听了,忙道:“家瑶,好啊!瑶乃仙草,生于瑶池,长生不老。好,好啊!”

闲话半日,张汧忽道:“廷敬,李老伯也在这里,我有个请求,万望您应允!”

陈廷敬忙说:“你我情同兄弟,不必客气,但说无妨。”

张汧道:“家有犬子,名唤祖彦,虚齿五岁,今年已延师开蒙,人虽愚笨些,读书还算发愤。”

田妈笑道:“我听出来了,翰林爷是想替儿子求亲吧?”

陈廷敬哈哈大笑,道:“令公子聪明上进,必有大出息,陈家高攀了!”

老太爷笑道:“好啊,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!廷敬喜得千金,又招得金龟婿,双喜临门!田妈快准备些酒菜,好好庆贺庆贺!”

陈廷敬同张汧陪着老太爷喝酒畅谈,说到向书大人,彼此感慨不尽。老太爷道:“世人常说任劳任怨,想您二位都不是疏懒之人,任劳任怨的,要娶的是能够任怨。那就得有忍功啊!”

陈廷敬道:“今日我送别卫大人,他教我一个等字,说的也正是爹的意思,叫我慢慢儿熬。如今爹又教我一

连 载

皮不易变得胆大妄为起来,而且毫无廉耻可言。他公然找银楼柜台上要钱,账房不给,他就砸东西。账房告到贾老爷那儿,贾老爷说了声知道了,就没有了下文。

这天,皮不易突然提出要出去见世面。贾老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贾老爷拿给他一些银两,说明是借的,并让皮不易写下了借契。不料,皮不易一脸不高兴:“什么?谁欠谁的你最清楚!”

贾老爷咬着牙说:“是我欠你的。”“那为何还要打上借契?”皮不易一脸不解。

“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。”皮不易离家后,贾老爷时时惦记着他,可他却没有捎回一个字。

突然有一天,皮不易回到了马背巷,皮不易坐在厅堂里的雕花枣木椅上,品着佣人端上来的盖碗茶,说道:“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,我可不能让人指着我的脊梁骂我忘恩负义呀。”皮不易掩饰不住地露出一股子得意劲。

“哪里,哪里,谈不上,谈不上。你长大了,懂事了。”

皮不易将头往贾老爷这边伸了伸:“老太爷,我思前想后,终于想出了一个报答老太爷您的法子,于是赶紧丢下手头的生意跑回来了。”

贾老爷觉得挺有意思,随口问道:“哦,你用什么办法报答于我?”

皮不易朝站在门外的姜月月喊道:“姜姑娘,还不快过来拜见老太爷。”

姜月月一脸的喜悦和羞怯,低着头红着脸,躬身朝贾老爷欠了欠。

皮不易介绍道:“这是我在扬州城结识的干妹妹姜月月。这姑娘心灵手巧的,我特地将她带来,想送给老爷作奴婢,代我伺候您一辈子。”

贾老爷连连推辞:“使不得,你的干妹妹,我岂能忍心使唤?”

皮不易说:“我这干妹妹父母早已去世,孤身一人,靠乞讨为生。我是看她可怜才收留她的。若贾老爷能在银楼里有口饭吃,也是她的福分了,我也就放心做生意了。”

贾老爷想了想:“既然如此,就留下她吧。”说完就让人给姜月月安排去了。

皮不易借口生意忙,连夜就走了。贾老爷顺手从柜上拿了一只银戒指送给姜月月,这在银楼里是不曾有过的。

金镶银楼生意兴隆,贾老爷成天忙得脚不沾地,很快就将银楼后

个忍字。我会记住这两个字,等,耐着性子等,忍,硬着头皮忍。”

庶常馆三年的新翰林很是清苦,散馆皇上亲试,陈廷敬又考得第一,授了个内秘书院检讨。张汧被放山东德州做知县,心中甚是失意。陈廷敬百般劝他。张汧选了吉日,辞过师徒,赴山东去了。

月娘如今长到十五岁,已是个大姑娘了。京城离山西毕竟遥远,双方大人只得在家书中择定了黄道吉日,陈廷敬很是欢喜,忙叫翠屏把信拿来。

屏屏见陈廷敬脸上有喜气,便说:“谁是奶妈生了?”

果然陈廷敬把信交给老太爷,说:“爹,淑贤给我家添了个千金,母女平安!家父嘱我给女儿起个名字,我是喜糊涂了,您老替我想,起个什么名儿好?”

老太爷却是谦让,叫陈廷敬自己起好些。陈廷敬想了又想,道:“淑贤在家敬奉公婆,很是辛苦。我为了宽慰她,曾写过一首诗,有这么几句,人生谁百年?一愁一白老。寄语金闺人,山中长瑶草。小女就叫家瑶如何?”

老太爷听了,忙道:“家瑶,好啊!瑶乃仙草,生于瑶池,长生不老。好,好啊!”

闲话半日,张汧忽道:“廷敬,李老伯也在这里,我有个请求,万望您应允!”

陈廷敬忙说:“你我情同兄弟,不必客气,但说无妨。”

张汧道:“家有犬子,名唤祖彦,虚齿五岁,今年已延师开蒙,人虽愚笨些,读书还算发愤。”

田妈笑道:“我听出来了,翰林爷是想替儿子求亲吧?”

陈廷敬哈哈大笑,道:“令公子聪明上进,必有大出息,陈家高攀了!”

老太爷笑道:“好啊,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!廷敬喜得千金,又招得金龟婿,双喜临门!田妈快准备些酒菜,好好庆贺庆贺!”

陈廷敬同张汧陪着老太爷喝酒畅谈,说到向书大人,彼此感慨不尽。老太爷道:“世人常说任劳任怨,想您二位都不是疏懒之人,任劳任怨的,要娶的是能够任怨。那就得有忍功啊!”

陈廷敬道:“今日我送别卫大人,他教我一个等字,说的也正是爹的意思,叫我慢慢儿熬。如今爹又教我一

连 载

皮不易变得胆大妄为起来,而且毫无廉耻可言。他公然找银楼柜台上要钱,账房不给,他就砸东西。账房告到贾老爷那儿,贾老爷说了声知道了,就没有了下文。

这天,皮不易突然提出要出去见世面。贾老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贾老爷拿给他一些银两,说明是借的,并让皮不易写下了借契。不料,皮不易一脸不高兴:“什么?谁欠谁的你最清楚!”

贾老爷咬着牙说:“是我欠你的。”“那为何还要打上借契?”皮不易一脸不解。

“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。”皮不易离家后,贾老爷时时惦记着他,可他却没有捎回一个字。

突然有一天,皮不易回到了马背巷,皮不易坐在厅堂里的雕花枣木椅上,品着佣人端上来的盖碗茶,说道:“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,我可不能让人指着我的脊梁骂我忘恩负义呀。”皮不易掩饰不住地露出一股子得意劲。

“哪里,哪里,谈不上,谈不上。你长大了,懂事了。”

皮不易将头往贾老爷这边伸了伸:“老太爷,我思前想后,终于想出了一个报答老太爷您的法子,于是赶紧丢下手头的生意跑回来了。”

贾老爷觉得挺有意思,随口问道:“哦,你用什么办法报答于我?”

皮不易朝站在门外的姜月月喊道:“姜姑娘,还不快过来拜见老太爷。”

姜月月一脸的喜悦和羞怯,低着头红着脸,躬身朝贾老爷欠了欠。

皮不易介绍道:“这是我在扬州城结识的干妹妹姜月月。这姑娘心灵手巧的,我特地将她带来,想送给老爷作奴婢,代我伺候您一辈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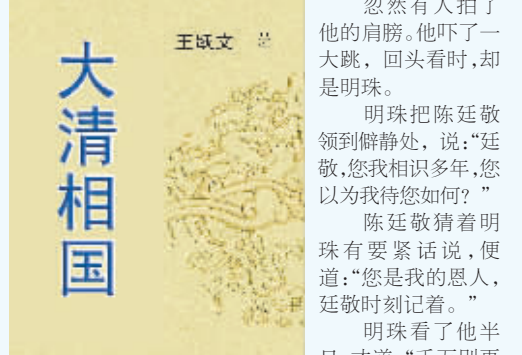
贾老爷连连推辞:“使不得,你的干妹妹,我岂能忍心使唤?”

皮不易说:“我这干妹妹父母早已去世,孤身一人,靠乞讨为生。我是看她可怜才收留她的。若贾老爷能在银楼里有口饭吃,也是她的福分了,我也就放心做生意了。”

贾老爷想了想:“既然如此,就留下她吧。”说完就让人给姜月月安排去了。

皮不易借口生意忙,连夜就走了。贾老爷顺手从柜上拿了一只银戒指送给姜月月,这在银楼里是不曾有过的。

金镶银楼生意兴隆,贾老爷成天忙得脚不沾地,很快就将银楼后



王斌文 著

忽然有人拍了他的肩膀。他吓了一大跳,回头时,却是明珠。

明珠把陈廷敬领到僻静处,说:“廷敬,您我相识多年,您以为我待您如何?”

陈廷敬猜着明珠有要紧话说,便道:“您是我的恩人,廷敬时刻记着。”

明珠看了他半日,才道:“千万别再同那个道人往来。”

陈廷敬惊得脸都白了,道:“我同傅山并无往来。”

明珠眼睛望在别处,嘴里轻声说道:“您那年回山西,傅山去陈家老宅看了您,您从山西回京时又去阳曲看了傅山,傅山前不久又去了您府上。”

陈廷敬惊得冷汗涔涔,道:“原来明珠大人一直盯着我。”

明珠道:“您想想,您同傅山往来,先帝了如指掌,为何没有问您的罪?”

陈廷敬道:“请明珠大人明示!”

明珠道:“先帝相信卫大人的话,看重您的才华人品,想您不是那有背逆之心的人。可眼下时局非常,前明余孽又在蠢蠢欲动,有人若想拿这事做文章,您就又大祸临头了。”

明珠摇头道:“廷敬,你我之间说法没有用。傅山是什么人,先皇知道,太皇太后知道,朝中大臣也知道,天下读书人都知道。廷敬,你在敷衍我。”



王雄 著

邻里玩纸牌去了,贾老爷一改往日的严肃劲,笑眯眯地看着姜月月。姜月月柔声地说:“老爷洗脚了。”

贾老爷说:“今日我腰痛得厉害,弯不下身呢。”

姜月月脸色一红,小声说道:“就让奴婢给您洗了。”

姜月月先将老太爷的粗布袜脱下,用那嫩藕条般的手指捏着贾老爷的脚搓呀揉的,脚脚、脚背、脚趾、脚心,全部轻轻地搓了一遍,揉着揉着,无意中竟然将老爷搓得有些心急火燎起来。他几次竟然要站起来。

姜月月见状,问之:“我的手重么?”

贾老爷连连说:“不,不重,是我的腰疼得厉害。”

姜月月说:“奴婢不知能不能给老太爷揉揉。”

贾老爷眼一亮:“你真是机灵女子呢。”

姜月月端洗脚水,扶贾老爷上床,为之宽衣解带,纤手在贾老爷的腰脊处轻轻地揉着,后又发展到背部、腿部。凡姜月月手到之处,就是一阵温热与躁动。不知不觉中,姜月月不依不饶地继续过来。贾老爷不顾一切趋势一把将她紧紧地搂在了怀里。姜月月装出一副受惊吓的样子,战战兢兢地说道:“老爷,您可千万别害我呀。”